

这是个故事，说的是心甘情愿。

第一场架，吵得猝不及防，两个人，破天荒第一次，饿着肚子上床去，背对背，各自心里都有一句话在回旋：你连饭都不会做？像个老婆婆吗？

你要老婆，就是为了给你做饭的吗？

要承认小晋连饭都不大会做，真惭愧——而这指的，不是一桌子好饭好菜，就是一碗一碗的白米饭。啥，还有人不会煮饭？小秦第一次听说，都惊了。

更万恶的旧社会她没见着，小晋小时候笨手笨脚淘米，淘了一遍又一

## 你煮饭来我煮粥

叶倾城

遍，饭里却仍嵌着白花花的肉虫，饭桌上又常常被石头硌到。大人一边训斥她一边安慰她：米虫是米自己长出来的，不脏。那时家里用高压锅。报纸上常有爆炸的新闻，图片上残损的门窗，绿豆糊了半面墙。她每次都有点怕怕的，一听锅开始啸叫，立刻扑过去关火。

现在结了婚，总不能天天叫外卖——再说了，外卖的饭多难吃呀，叫了外卖配了自己煮的饭也好呀。

## 峨眉二首

何佩刚

### 烛影摇红·金顶日出

山色朦胧，岩头金顶岿然影。茫茫雾海急翻波，眼向东方等。天际亮光初醒，晓风飘，肌寒微冷。银球半露，白壁晶莹，毫芒皆逞。分秒悠悠，天边黄缎悄悄映。俄儿默默化橙红，云赤汹汹滚。圆日飞升趋稳。宇宙清，霞彩褪净。山青水绿，庙殿辉煌，游人驰骋。

### 玉漏迟·峨峰月明

晚霞山寺散，浮云聚，星光天满。新月初弯，静静清辉迷漫。楼阁参差剪影，漫空明，佛家心善。皆缓步，树树银纱，峰峦迷幻。岩头放眼长空，天外灿江流，月华生恋。黄鹤楼空，西子箫声如怨。朗月千年似水，人情事，相亲相念。思李白，峨眉月歌堪美。

莫名其妙爱上一个“古”字，几十年间跑了数百个古镇古村。捷克的卡洛维娃里镇有温泉，匈牙利的圣坦德镇特艺术，加拿大的尼亚拉加镇满街鲜花，上海朱家角店家林立，磐安县的榉溪村原是孔子婺州南宗，终生难忘。上个月，居然先后两次去了瑶里。

在西递、宏村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单位，黄山、九华山、庐山、三清山、龙虎山、武夷山六大门山作揖言欢、推杯换盏之处，白鹭翩翩，炊烟缕缕，游鱼靠近埠头戏水……

瑶里原名叫“窑里”，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景德镇瓷器发祥地。南面象山，北枕狮山，峰峦四合，一江穿流。瑶里是赣地往返徽州、严州与景德镇的重要水陆枢纽。

虽然位于大山深处，却是清朝工部员外侍郎吴从至等历史名人的故乡，开国元勋陈毅曾在此领导新四军改编工作。

现有六项国字头冠冕：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、高岭土国家矿山公园、中国自然与文化双遗产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AAAA级景区、国家森林公园。

数百幢古民居坐落瑶河两岸，依山傍水的，鳞次栉比的，粉墙黛瓦的，似绘画，如摄影。

老街两侧的民居，好像在夹道迎接远方客人；民居或隐或显于绿树丛中，犹如孩子们在捉迷藏；民居波光倒影于清清溪流，宛若美人在窗口梳妆；民居或老或小的参差拥挤，恰似在享受天伦之乐……

雕刻得极为细致的“狮冈胜览”民居，与参观者细细分享着七层木雕的精湛技艺；规模恢弘的程氏宗祠，戏台上为游客上演着瑶里的采茶戏；坐西朝东的进士第，仆仆风尘地给人们回忆他们家族往日的荣光；陈毅住过七个月的小宅院，给粉丝幽默地介绍1936年他在赣州写《梅岭三章》中“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”两句产生的细节。除外，还有明清商业街与徽州古道，争先恐后地给大家显摆着历史的辉煌与当下的繁荣；还有古窑址水钻辘昼夜不停地转呀转，给旅人滔滔不绝地回忆唐

## 久违了的山居图

洪铁城

代中叶高岭土的金贵以及127条矿坑、67座窑址、149乘水碓、600处作坊、100个码头的举世无双；还有非遗项目灯彩等等，都是别样的原真与别样的人情味。

我走在架在瑶溪桥脚又细又高、薄薄桥板晃悠悠的老木桥上，想起儿时跟母亲去外婆家非过不可、又惊又喜的老木桥；我漫步在深深窄窄的、湿漉漉的小巷，想起初婚那几年住在梓城巷虽然局促但很温馨的岁月；我下到浅滩与清清溪水载歌载舞，想起初中毕业期间因为玩水误了考试的窘态；我坐在临江小餐馆品尝瑶里的土酒、土菜、土鸡与溪鱼，尝到了家乡的醇美味道；我看到溪岸上、院子里晾在竹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物，好像看到自己老伴与儿孙的身影……

廊桥上坐满了人，木桥头大樟树下坐满了人，沿河路上络绎不绝的行人，都是色彩鲜亮的衣着，都是喜笑颜开的面容，都是轻松洒脱的步履，分不清谁是游客，谁是居民。

雨停了，白色云团像草原上的万匹

骏马来到崇山峻岭，进退退；山风徐来，全身肌肤感到似同披着绫罗绸缎似的滑溜爽快；溪流回复平静，缓缓地拨响了幽雅的小夜曲。

忘记了七老八十的迟钝，忘记了连日来加班加点的疲惫，我坐在夏日大爷门口小竹椅上陶醉，我走在黄昏归鸦的翅膀下陶醉，我陶醉在瑶里青山绿水之间。

电影节开幕当天，新华路上上海影城下午2:50有一场入选了“金爵剧情片”的阿根廷影片《盲人》。我不到1:00就又像往届一般来到影院想等一张余票转让。不料三点超过都未能如愿。只好与其他几位等票的陌生人笑呵呵地别过散去。

这一届电影节于我而言，抢到哪一部影片带有偶然性。但是，电影带来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却有它的必然性，这也是电影节的本质和魅力之所在。

我抢到的票是提奥·科特执导的《白上加白》。请别被百度的影片简介所迷惑，什么婚礼摄影师佩德罗来到荒蛮的火地岛，为地主拍摄婚礼，可他却迷上了年轻的准新娘萨拉。这只是导演的虚晃一枪，实际上影片通过佩德罗的眼

只是对小晋来说，这份心虚一直维持着。虽然现在米是免淘的，锅是电饭煲，丢进去一按开关它就自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——可也有几次，一开锅，发现还是米和水，是忘了按开关。

小晋也真的不知道，两个人吃饭，要用多少米。原来家里的饭舀子，是个金属的小圆筒，两人一筒就是。后来，超市里卖米附赠一个塑料的小量杯，180毫升是多少？她试舀一杯，煮出来大概差不多。吃过两次，小秦在临睡前，挺严肃地对她说，“有一件事，我跟你说一声。”她差点以为狗血剧要上演，他要把在乡下寄养的私生子接回来，“饭呢，挺好的，不过要再多一点更好。”她大笑。

吃，对男人是多么重要。只为吃不饱肚子，便揭竿而起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人生梦想。小晋居然，连饭都没给人吃饱。

既然学了做饭，也学炒几个菜吧。花花绿绿端上来，小秦很满意：“我这老婆婆值了。”

对于小晋，那就是个玩儿，真让她一日三餐弄，觉得累，而且——不公平，不知哪一天起，小

有一段时间，频繁出差占据了我大部分生活。当白天紧凑的工作结束后，晚上我总希望能早些回到房间，在临睡之前安静地听一会儿音乐。因为这样可以让身体放松，让精神充实。

在我的手机中所下载的曲目里，永远保存着一首《自新大陆》。这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。这首百听不厌的曲子曾陪伴我在异国他乡度过无数个夜晚。每次听到这首充满无限乡愁的旋律，都令我内心深处充满感动。尤其在远离祖国、身处陌生的环境中，它把我的全部情感都融入到曲子里面了。

《自新大陆》有不同的版本，我最喜欢的是克劳迪奥·阿巴多指挥的版本。阿巴多被认为是20世纪十大指挥家之一，他是一位尊重总谱的指挥家。他的左手被称之为“世上最美的左手”。但我喜欢听他指挥的曲子并不是因为他有漂亮的左手，而是被他的音乐深深震撼！被他的倾心投入、被他的以音乐诠释人生、被他将自己心灵与作曲家的世界重合而深深震撼！

在《自新大陆》中，我最喜欢第二乐章，因为这一乐章有整部交响曲里最美的旋律。在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中，长笛和双簧管的交替出现，木管在低音区合奏出充满忧伤的和弦，后由英国管独奏出充满深深凄凉、却又散发着奇异美感的慢板主题。这段旋律被誉为所有交响曲中最为动人的慢板乐章，它是作者浓烈的乡愁之情。

都说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，音乐可以表现文字的几乎所有感觉。但音乐不是单纯的文字和旋律的结合，音乐是一种语言的结晶，它能直摄人心，跨越时空，跨越感觉，亦真亦幻，会让人“沉醉不知归路”……一首与听者共鸣的曲子能长久地回旋在我们的记忆中，甚至可能伴随我们一生。这就是音乐的力量！

晋隐隐这么想：为什么她想做饭就是她做，她不想做饭就是叫外卖，厨房是“男士免入”吗？哦也不，小秦也一天三次进去给自己倒水喝。

念一起，她自然而然就懒起来。有时候小秦加班回来，小晋在玩手机，不起身：“你自己煮速冻饺子吧。”

小秦也是个大孩子，脱口而出：“你连饭都不会做，像个老婆婆吗？”

小晋一愣，立刻反击：“你娶老婆，就是为了给你做饭的吗？”

冷战好几天。早上小晋迷迷糊糊醒来，屋子里凉凉的，是早上昏蒙的天光还是那一句话的残酷。

听见小秦在厨房开了灯又关上，水声刷刷的，溅在晨雾里。捺不住好奇，小晋披衣下床，看见，厨房里，小秦在煮粥：他们家的电饭煲没有煮粥功能，他用的是粗陶煲，火花一下子蓬开如蓝莲花，就手关到最小，这一点点微热就够了。等她睡醒，便有一锅



## 扶助弱者，全世界的通用语言

马卫

睛和镜头，揭露了上世纪初那些所谓“文明人”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掠夺和杀戮。影片制造的色调与氛围与内容颇具匹配度。茫茫雪原一派迷蒙，冰河流淌阴冷肃杀，山势奇峻森林恐怖，以及一声声

凄厉的枪声。一副貌似黑白片的色调，只有夜屋灯光和火把透出浓重的橘红色，但这彩色中不是难掩腿脚不适，就是闪着血光虐杀。影片结束，字幕悠悠，观众似乎都不急于离开。我还在琢磨片名为什么译作《白上加白》。走出影院一脚踏入阳光，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成语“雪上加霜”。生活状况本就艰难恶劣的

印第安原住民，在有着某种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的暴行之下，男人被杀戮，妻女被掳掠，家园被毁灭，境遇犹如雪上加霜。屠杀者美其名曰“创造历史，开发家园”，影片的结尾是追求唯美的佩德罗

在“记录历史”，逆光下摆拍胜利者脚踩尸首高举枪支的姿态。导演对历史一角一瞬的批判，就在这迷蒙压抑的基调中，在这不疾不徐的叙述中，在这真实冷酷的场景中。观看这部影片，有着内心的刺痛，还有对历史的反思。弘扬善良，扶助弱者，才是文明的方向。

没看成金爵剧情片《盲人》，却想起

骆正深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曾在洋泾中学先后任教导主任、副校长，他对青年教师关爱备至，我在业务上的点滴长进，都渗透着他的心血，可以说，他是对我影响最大、帮助最多的教育界前辈。

他经常不打招呼随堂听课，听后必有中肯的点评，他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。

骆先生每学期总要在我所教班级中随机抽调一些作文簿，以检查学生作业与教师的批改情况。我有时把学生作文整段删除，自己重写，自以为是认真负责，他则不以为然。他说：批改学生作文，应多就少改，否则就不是学生自己的作文了，而是越俎代庖，既失去了原意，又会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写作的积极性。他十分重视教师的眉批与评语，他认为点评应精准而不空泛，使学生确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。以后我一直努力遵循他的教导去批改作文。

骆先生为人耿直狷介，对上不阿谀奉承，对下严而有格。他甘于寂寞，不追名逐利，终身乐做教书匠。他在1978年写的一首七绝，堪称其一生的写照：“青春甘作小孩王，垂老流连粉笔香。饮水饭蔬贫自乐，此生未觉误冠。”好一个“小孩王”！好一个“粉笔香”！

先生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，毕生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，学养深厚，每有专述，必有独到见解。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他潜心研究多年，见地精深。他认为彦和的这部著作，“征引浩博，言必有据，分析事理，鞭辟入里；行文亦简洁精当，富有文采，往往寥寥数字，把事理概括无遗。”骆先生的专著《文心雕龙阅读纪要》虽只170页，但探究之深入，见解之精辟，令人钦佩。称其为厚积薄发，并不为过。

骆先生于1961年调离洋泾中学，先后在华东局理论干部班和上师大（原上师院）中文系任教，直到1987年退休，仍只是一位白发副教授。不少受其教诲的学生为之不平，他却淡然处之，甚至还劝慰在职称评定上未能如愿的同事，他说，“对教师而言，上课学生欢迎，爱听，教出的学生水平高，就是最大的荣耀。”这言语十分朴素平常，却掷地有声，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。

先生退休后，受聘于上海市老干部大学，为离退休老干部讲授古诗词和古代文论，深受学员欢迎。彼此关系，亦师亦友，一起学诗、写诗、吟诗，其乐融融。他说：“想不到在我最后的教书生涯中，会有一段如此美好舒心的时光。”他写的《又重上讲堂》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：“离休干部老求知，危坐虚怀听说诗。攻错观摩娱晚景，但期为友不为师。”

由于长期劳累和痼疾困身，骆先生82岁时与世长辞，我获悉这一不幸消息后，即赶赴骆府。见到骆母时，她神情黯淡，茫然无言，良久才默默地从书柜中取出先生亲笔签名的《文心雕龙阅读纪要》送给我留作纪念。我双手接过书，说了声“谢谢”后，一时竟无语凝噎。我已多年未去骆府，环顾室内陈设，依然简陋如故。数十年间，他与师母对此清苦生活，却始终甘之如饴。正如他逝世后上师大中文系的一副挽联所写：“手植桃李三千树，身守清贫八十年。”傅雷先生说：“耐得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。”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和敬意。



幸福的歌

（油画）

罗文勇

我们上海有名的服务于盲人的无障碍电影院。那早已成为上海文化助残的一张名片，它就是坐落在淮海中路的百年老店国泰电影院。2012年6月27日，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此揭牌成立。从此，每月最后一个周四的无障碍电影专场坚持了近十年，吸引无数盲人朋友。我因研究无障碍电影需要一张当年牌匾的照片，临近截稿，只能上门试试。在国泰电影院党支部张书记的帮助下，终于找到牌匾照片。此行虽不是观影，但以往这里无障碍电影专场活动情景有如过电影，一幕幕在眼前闪过，倍感温暖。

十日谈  
影视中的真善美  
《身临原野》，灵魂栖居。  
责编：杨晓晖